



编者按:目前,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我市如火如荼地进行,戏曲、话剧、舞蹈等艺术佳作轮番上演,为我市带来了浓浓的艺术气息。宝鸡这块土地与艺术颇有渊源,周公制礼作乐,通过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秩序,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。周人讲究,君子要掌握“六艺”,其中就有对音乐等艺术门类的修养要求。周原大地上,有不少注重艺术修养的文雅人士,我们不妨探寻一二。

古代宝鸡人的艺术修养

秦人弄玉:音乐带来好姻缘

本报记者 张琼

一说到秦人,我们大多会联想到勇武好战、奋发进取等词语,其实不论古今,每个人都有他的性格侧面,秦人也不例外。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就非常喜欢音乐,颇爱吹笙,最终与擅长吹箫的萧史结成姻缘,演绎了笙箫合奏、乘龙跨凤的爱情佳话。

作为秦国公主,弄玉爱上音乐,与秦人对音乐的喜爱氛围有关系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,我市多地出土了与秦人音乐有关的文物,太庙村发现秦公钟、秦公罍,秦公一号大墓发现多组石

磬……可见秦人对音乐的喜好。

相传,弄玉在周岁抓周时,抓住了别国进贡的一块碧玉,不舍放手,秦穆公为其取名弄玉。弄玉长大后容颜美丽,且能歌善舞,擅长吹笙,秦穆公专门为她修建了宫殿凤台,供弄玉居住。秦穆公视弄玉为掌上明珠,想为女儿安排一桩美满婚姻,但很多王公大臣、贵族子弟弄玉都看不上,她一心想找一位音乐知音:“能与我唱和者,方是我夫。”一晚,弄玉梦到一位英俊青年吹箫,箫声动听优雅,引来飞禽聆

听,弄玉对这个青年产生了思慕之情,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秦穆公派人多番寻找,终于在华山找到了擅于吹箫的萧史。后来弄玉萧史结为夫妻,两人笙箫和鸣,引来龙凤,成仙而去。

这个美好的神话故事不仅存在于《列仙传》《东周列国志》等书籍中,在凤翔县萧史官村也有这对音乐眷侣的故事。据传,萧史原是一位太史令,因得罪权贵而出走,闲暇时喜欢吹箫自娱,箫越吹越好,悦耳动听。一天夜里,萧史吹箫被雍城内的弄玉听

到,弄玉对这段箫声如痴如醉,以为是仙人所奏,便思念成疾。秦穆公为了女儿,三次派人寻找吹箫者,终于找到了萧史,两人结成连理。

雍地萧史弄玉的佳话从西汉时期开始流传,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。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里,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纽带,艺术跨越了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差异,使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在音乐世界里,相互欣赏和珍爱,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,这样的爱情怎不让人羡慕。



东周师旷:精通音律成乐圣

本报记者 麻雪

在扶风县法门镇马家村一方土崖边,有一块文物保护单位,石碑上刻有“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“师旷墓”“春秋时代”等字样。说起师旷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,但是,说起“阳春白雪”,便知晓者甚广了。“阳春白雪”原意是指一首高雅的乐曲,与通俗的乐曲“下里巴人”相对,后来,词义逐渐延伸,成为高雅艺术的代称。而葬在周原故地的师旷,便是“阳春白雪”的创作者,堪称一代“乐圣”。

据记载,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人,是一位乐师,相传他是盲人,但却博学多才,善弹琴,辨音力极强。据清代《重修凤翔府志》记载:“师旷家,旧志,扶风县北二里漆水之弯。”由此看来,志书中的记载与如今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在告诉人们,这片沃土之下,埋葬着一位古时了不起的大音乐家。

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,距师旷墓不远的法门寺曾珍藏了一块七音碑,也称“校音碑”。据传,七音碑是

师旷亲手所做,碑上有一些奇怪的小圆孔、小条纹,敲击时可发出如音乐一般悠扬的声音,可是这块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损坏了。

另外,从一些记载可知,师旷不仅是位大音乐家,还是位品德高尚的人,是春秋时期晋国国君的贤臣良士。如《史记》记载,晋悼公问师旷治国之策,师旷答道:“唯仁义为本。”

师旷是晋国人,那为何死后会埋葬于扶风?这里为何会有他的墓

冢?清代一些志书中都提到师旷墓“在漆阮”。“漆阮”在哪里呢?漆,指漆水,其流域涉及今天的麟游、凤翔、岐山、扶风、武功、杨凌等地;“阮”是指商末周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,后来,周文王征服了阮国。推测,师旷可能为阮国后裔,死后其族人将其归葬故里。

其实,扶风还流传着师旷很多故事、传奇,如同以古琴弹奏出的“阳春白雪”一般,优雅动听、余音袅袅,在这里缠绕不绝……

汉代马融:讲学大儒善鼓琴

本报记者 麻雪

扶风县的绛帐镇是个历史文化深厚的地方,它的名字“绛帐”就很有故事。因为汉代的名儒马融讲经论道的时候,常在高台上挂一个绛色大帐故而得名,这便是“绛帐传薪”的典故。但是,很多人知道马融是名儒,才高博洽,却不知道他的雅好——“善鼓琴,好吹笛”,可谓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大儒。

《后汉书·马融列传》记载,他“善鼓琴,好吹笛,达生任性,不拘儒者之节”。马融喜好鼓琴和吹笛,可见除了作为一位大儒有着

深厚的诗书礼仪修养之外,马融更懂器乐,热爱艺术。正因如此,他的授课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、独树一帜。

他继孔子之后开创了当时最大的私学办学规模,东汉著名的学者郑玄、卢植等,都出自他的门下。马融“常坐高堂,施绛纱帐,前授生徒,后列女乐”。也就是说,他讲经论道的时候,会在前面挂一个绛色大帐,在里面设女乐,轻歌曼舞。学生们在艺术氛围里,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,可见马融讲课很有吸引力。

马融将授课与乐舞结合在一起,虽然目前没有相关记载说这种乐舞是否精彩,但是,从他本人喜好和对艺术的追求来猜测,应该是雅致的。其实这二者结合,一方面体现出授课者所讲内容很具吸引力,考验听者的专注力;另一方面也体现出“礼乐”的结合。

扶风是周原故地,这里是周代“礼乐”文化的发源地,其形式内容包括礼仪、音乐、礼和乐相辅相成,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文化制度,影响深远。作为一位大儒,马融

所讲授的课程范围,应该在“四书五经”范围,更受“礼乐”文化的影响,尤其是《诗经》《礼记》,本就包含着诗歌、音乐、礼仪等内容。

据记载,马融满腹经纶、多才多艺,更主张博采众长、融会贯通。这与我们现代提倡的复合型人才“不谋而合”。由此可以想到,授课与乐舞的结合,也是他“融会贯通”知识与艺术的一种体现,并且这种融会贯通还能检测出授课者和听课者的“课堂氛围”好不好,真可谓是一举多得。



明代王纶:铁胆御史文采扬

本报记者 张琼

吟诗作赋,是我国古代许多官员的艺术特长。明朝时,今扶风县天度镇天度村所在地出了一位“铁胆御史”——王纶,他为官清廉,抨击宦官刘瑾、扫除蜀地匪患,受到明武宗颁旨嘉奖。同时,王纶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,天度村《王氏族谱》收录了他的诗歌作品,展现了王纶的诗歌才能。

天度村人王忠蒙曾向记者展示了《王氏族谱》的诗词卷,其中有王纶诗歌三首:《远爱亭》《多贤书院》《绛帐村》,这些诗歌创作年代不详,但让人能明显感受到王纶的才华,以及他对家乡的热爱。比如《远爱亭》中有这

样一句:“风物着人题梦草,乾坤容我醉眠沙。”读来潇洒恣意,颇有逍遥之感,王纶才情可见一二。

王纶也擅长借景抒情言志,《王氏族谱》中有一首《绛帐村》,讲儒家学者马融绛帐传薪的事儿。王纶走访山野间,来到了马融曾讲经的绛帐台,打听到了马融当年的居所。在荒凉的绛帐台,王纶静静地听着此地的风声和钟声,脑海里浮现出马融讲经的风采,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绀宇钟连清楚寂,碧罗烟袅绛纱虚。当年借问横经者,前列生徒孰启予?”王纶和马融虽然同为扶风人,但马融处于

东汉时期,王纶是明朝人。借助诗歌,王纶抒发了对马融的欣赏和追念。

按照族谱记载,王纶的一生并不平顺,幼时家境艰难,父母早丧,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抚养,王纶白天务农种地,晚上苦读书籍,努力操持家庭,等到弟弟妹妹都成家了,王纶才安心去读书,并考中举人。无论是少年时做大哥,还是中举后做官,王纶都尽职尽责,勇担责任。他曾任真定知县、巡按四川监察御史、嘉兴知府及浙江参政等职,把工作干得圆满漂亮。明正德年间,王纶平匪有功,被明武宗颁旨嘉奖。

这样的人生履历,使王纶的诗歌不仅展现出个人才情,还展现出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评析。比如《多贤书院》里有这样的诗句:“荒诗夜月霜华白,故国秋园树锦红。只此关河全胜地,人文犹有古邠风。”多贤书院是建于明弘治年间的一个书院,王纶称赞它,不只因为它景致秀美,更因为它传播了文化、推崇着知识,具有人文风采。

这些诗歌,让我们对王纶的认识更加立体,王纶不仅是一个敢在朝堂上击打殿子的“铁胆御史”,也是一位崇尚文化、颇有才华的关中诗人。